

第七品 觀察非理（觀察非理品）

奴僕之人自傲慢，苦行之士講究衣；  
國王不依教法行，此三即是不合理。

承辦力所不及事，結仇眾人爭強士；  
信賴女人交惡友，五者為速毀自因。

無財而欲著妙衣，於人乞討又自慢；  
不懂經論想辯論，此三眾人所笑處。

雖有美麗富饒境，惡人尚貪偏僻鄉；  
如鬱金花當成肉，除彼豺狼誰作想？

大者所受之迫害，出於自眷較敵多；  
如同獅子自身蟲，此外含生誰敢咬？

倘若主人害自己，則此餘人誰拯救？  
設使顯現遮色法，則見彼色有何法？

若害如法靜行者，此人極為卑鄙也；  
若殺託庇自己人，誰人會說彼英雄？

儘管自己無稍利，惡人亦要害他眾；  
猶如毒蛇雖食氣，遇見他眾尚咬死。

愚者貪欲以為樂，實則行貪即苦因；  
如同飲酒以為樂，實則瘋狂當安樂。

若有學問世人敬，學問亦從精進來；  
若不勤學諸知識，怨恨他人有何益？

諸人羨慕得長壽，又復恐懼成衰老；  
畏懼衰老望長壽，此乃愚者之邪念。

何人學者身旁時，若不向他學知識；  
則定此人遭受魔，或是業力所逼也。

若人具備受用時，既不享受也不施；  
則定此人受疾病，或是現前餓鬼也。

了知教法未修行，則彼教法有何用？  
莊稼長得雖壯盛，猛獸對此何生喜？

業力所逼之眾生，有財亦不會享用；  
如同烏鴉飢埋食，豈能復得自享用？

既不享受又不施，彼財若當成富裕；  
則可將山視黃金，此為富裕垂手有。

能講種種法非法，如此學者雖極多；  
然能知法修行者，於此世人真稀少。

貴種體端韶年者，若無學問不為美；  
如同孔雀羽雖美，豈為偉人之裝飾？

偽裝鼻子購得子，借人之飾盜得財；  
無有師承之智等，雖得世眾亦不齒。

何人不知報恩惠，此人先已害自己；  
如同學練害人術，損人之前先害己。

儘管明知得受用，非理之處誰肯取？  
野羊相鬥頂淌血，狐狸求之頭撞破。

不應依照某關係，即將隨意捨他人；  
即使帝釋天王者，彼眷亦皆會逃避。

情深老友不應捨，亦勿信任諸新友；  
鴟鴞王依烏鴉臣，最終摧毀自己也。

竭力親近惡劣者，亦不能成自己人；  
如同將水再煎熬，亦不會在火中燃。

若知事因而生嗔，則稍有理亦知除；  
若無事因而生嗔，誰知除嗔之良法？

若無觀察怨敵力，雖是弱小不應辱；  
如同欺負達支巴，大鵬勝伏大海也。

盡福之時生惡念，盡族之時生劣種；  
盡財之時生慳吝，盡壽之時生死兆。

自己不為違法事，帝釋詆譏亦無道；  
泉眼自己不乾涸，泥土怎能堵塞彼？

同時啟做百樣事，一件事亦未究竟；  
狡黠之人如老狗，常於村間亂竄遊。

若受業力感召時，智者亦會行邪道；  
外道勝師大自在，行持瘋狂之禁戒。

倘若何人違法規，暫時得勝終失敗；  
如同曲甲違法規，雖得悉地終遭殺。

過越聰明多事者，最後即將毀自己；  
國王廣思多念者，終將摧毀自國政。

積集財物過多者，彼財即為索命鬼；  
富翁往往遭禍害，乞丐豈非常安閒。

威力過於高強者，此乃送命之前行；  
沙場之上死亡者，多半皆為強力士。

財富智慧勢力等，有福之人即助緣；  
倘若無有福澤者，彼等亦成毀己因。

智者無論為何事，觀察自福而行之；  
諍時圓滿福澤者，百人之中亦難得。

若於劣塘灌滿水，定有一處會崩潰；  
何人具有財富時，其之種族極難旺。

有子之時無財富，有財之時受敵害；  
若此一切圓滿時，往往眾人速死亡。

是故智者積福德，造福即是安樂因；  
何人一切諸圓滿，此乃積福之本相。

若思謊言誘他人，實為此人騙自己；  
若說一次妄語後，彼言實語亦生疑。

不細觀察賢劣時，一嗔不應害他眾；  
如同鴿子殺自妻，後生失伴之憂愁。

未來眾事不應管，到來之時竭力做；  
遇見河水方脫鞋，不見河水何必矣？

將來不能成之事，即使再妙亦勿為；  
腹中不能消化食，即使再香誰肯食？

若無精進貪樂者，今生來世無成就；  
若無精勤耕耘者，肥田中亦不得收。

非處過越柔弱者，則彼眾人會使喚；  
如同棉花常作墊，誰人樹枝當為墊？

劣事或永不成事，讓做即做為愚者；  
猶如誰信買毒藥，誰人能說一切施。

積財而不享用者，此乃積攢自焚薪；  
蜜蜂釀蜜自不食，他人取之自喪命。

格言寶藏論第七品終

### 第八品 觀察事業（觀察事業品）

智者雖辦極小事，亦經協議方為之；  
其事成功何堪言，若遭失敗亦為妙。

眾生種種意樂故，諸眾滿意極難為；  
設使自己具學問，諸眾歡喜並親近。

即使十分衰老時，也要廣學而博聞；  
聞慧有益於來世，布施亦無如是益。

當依功德圓滿士，或者結交平凡人；  
如同攜帶滿水瓶，或者易攜無水瓶。

一知半解學問者，誰人肯去依止彼；  
如裝一半水之瓶，誰肯攜帶於頭頂？

何人了知能辨別，智者愚者之差別；  
並能承辦諸事業，此乃一切圓滿根。

若經智者善培育，愚者亦會變高尚；  
猶如有師教言辭，鸚鵡亦會誦論典。

即使無力虛弱者，若依強者亦成事；  
如同水滴雖渺小，匯入大海永不涸。

倘若自己無理智，應當詢問餘智者；  
如手不能殺敵時，此人豈非取武器。

縱使害己之怨敵，若巧方便亦成友；  
劇毒對身雖有害，若知搭配成良藥。

可取應得之食財，當除貪圖不應財；  
如同採摘樹上果，若超樹梢則墮地。

設若智者不謹慎，此時彼生諸過患；  
設若智者極謹慎，則難發生諸過患。

其餘論典中宣說，乃至勢力未充足；  
爾時應當敬敵眾，何時充力隨意行。

怨敵說得再悅耳，智者亦不應輕信；  
魚鷹貓兒雖溫柔，時常竭力殺餘生。

地主雖為嗔恚者，亦應悅意而親近；  
如於地上雖滑倒，尚須依靠此地也。

若人過越貪欲妙，則彼將會速毀己；  
如同魚眾貪鉤餌，立即彼等遭殺也。

對於應供或眷眾，時常布施方能聚；  
如同施放供品者，神鬼皆樂而護之。

大者當除遊戲樂，亦斷貪圖食樂等；  
由貪所引之果報，楞伽羅剎王遭殺。

高士方可慈與爭，劣者絕不應如此；  
如同珍寶有銷贖，毒藥誰肯如是為。

國王為稅勿廣收，微財漸能積滿倉；  
蟻垤蜂蜜上弦月，皆是由微而圓滿。

國王不害諸眷民，並以合理收賦稅；  
芸香樹中之香脂，若過流淌則枯乾。

國王應當極溫和，不因小事而發怒；  
如同毒蛇雖有寶，智者誰肯近身旁？

縱使貪圖財富者，亦應守護法為重；  
若壞法規雖得財，則此今世怎恆久？

對戚亦勿過越親，對敵亦勿過越恨；  
欲望親友結怨因，對怨報復皆易行。

柔和既能勝柔和，柔和又能勝粗暴；  
柔和能成一切故，智者皆云柔最利。

不論誰為吾之敵，不說誰人不慈吾；  
雖不仁慈亦不言，一言即將成裂痕。

不顧慚愧與羞恥，不知敬蔑之差別；  
惟有貪圖財食者，不應住於彼等處。

若未觀察新境前，則彼不應棄舊境；  
一足尚未立穩時，若舉雙足定跌倒。

竭力隱藏自諸行，公之於眾會遭殃；  
猴子設若不演戲，何必其頸繫繩索。

即使現量見過患，若非合境不應說；  
世間眾說見惡兆，最終見者自遭殃。

他人說笑之財食，彼等雖有亦何用？  
猶如豬狗食糞便，學者誰人有想望？

傷害他人之惡語，即使怨敵亦勿說；  
否則如同谷回聲，立即自受報復也。

若欲損害諸怨敵，首先自應具功德；  
如是則能毀彼心，自己亦能增福分。

發心仁慈暴行為，方能制服野蠻眾；  
如同欲利自身者，以粗療法而除疾。

能害之事雖微小，亦應速治而和解；  
常見巨大之壕溝，起因即為小渠水。



凡不合理之諸事，智者雖會亦不為；  
如同大象摧敵眾，時常遭受王之縛。

親友雖恨亦莫棄，敵眾雖慈亦莫喜；  
烏鴉互相雖受害，若依鴟鴞即遭殃。

事情無論大或小，智者恆為謹慎做；  
獅子撲殺象兔時，相同對待無鬆緊。

若不尊重學者處，學者誰願住此境？  
水晶若當火石處，則此誰願賣水晶？

智者或為人講經，或者靜處自修行；  
如同寶石或頂飾，或者住留海島中。

設若依止高尚士，則對自己有大益；  
住於山王之鳥羣，彼等顯成金色也。

若依嫉妒心重者，則將自己不成名；  
如同靠近太陽故，月亮由盈變薄蝕。

何人友愛不堅定，誰願與彼交為友；  
空中彩虹雖美妙，望其裝飾即愚昧。

自己不喜之諸事，切莫強行讓人作；  
當思他人對自己，損害之時有何感？

何事自己所喜愛，彼事讓人亦可為；  
因此自己所喜事，他人亦會來承侍。

智者對於蠻橫眾，既不交親亦不爭；  
如同粗暴之老虎，不應結怨及交友。

依止一切高尚士，學者之前常詢問；  
交結義重情長者，誰具此等則常樂。

誰說不合應時語，則彼眾人會欺凌；  
語無倫次喋喋者，豈非推知瘋人矣？

弱者以為自所說，一切皆會出差錯；  
了知此義不多言，彼者會受人尊敬。

若遇應時合境時，當以謹慎說少語；  
雖有善說若過多，如同剩貨無人用。

雖是廣聞博學士，亦難認識自過失；  
眾人若指自過失，則能推知自有過。

雖知過失而不改，此人定是遭魔纏；  
若尚不依對治者，自己切莫視為人。

稍有辨別智慧眾，當知過失並除之；  
如是常依對治者，此人日日會上進。

聰明之人仁慈者，隨和之人勇敢者；  
彼等不知其餘事，亦應各行而護之。

雖久交往蠻橫者，然彼遠離則安樂；  
翁云動牙雖為美，然彼拔掉得安樂。

時常怨爭之眷屬，為彼稍施當驅逐；  
毒蛇所咬之傷口，不能切除則離命。

設使已成高者時，不必吝嗇瑣碎物；  
若能制服諸眷民，不必慳吝珠寶也。

智者若欲積財富，稍微施捨方護財；  
若欲井水常充盈，舀水便是勝竅訣。

何者若欲皆圓滿，彼當忙碌種種事；  
若見瑣事痛苦因，則應斷盡彼妄想。

無論需做任何事，當思功德與過患；  
德過等亦不應為，過多德少何堪言。

敬依正直之學者，謹慎狡詐之學者；  
慈護誠實之愚者，速棄狡詐之愚者。

雖無財富眷僕等，若有具慧之善友；  
旁生亦能成辦事，何況說為人眾矣？

委託應予所知事，不知之事莫強迫；  
馬車不能水上行，舳艫不能陸上行。

結下深怨之恨敵，雖成和好莫密切；  
如同高溫滾沸水，若遇火燄亦熄滅。

若知羞恥忠厚者，雖是怨敵可信任；  
非天投靠忠厚敵，彼亦拼命護非天。

雖說自己無劣心，亦勿輕信所有眾；  
野獸恆時心雖善，彼等猛獸當為食。

倘若愚者入邪道，了知愚者即可足；  
倘若智者入邪道，則應觀察其原因。

學者善於用財物，即使不賜亦不奪；  
耗財之境雖不奪，亦以借貸等毀財。

自己雖知一切事，亦尚需與人協商；  
誰者不願人協議，此人自引自悔恨。

設使協商險怖事，再親亦莫過三者；  
如修起屍有惡伴，首先食掉修者也。

了知取捨平等施，溫和可親尊重人；  
無所畏懼不唐捐，誰人具此得諸地。

設使敵人來投靠，亦應供養並讚美；  
傳說烏鴉依老鼠，次後獲得安樂也。

交結劣友聞劣論，持執邪見作劣事；  
此等智者不應行，若行即是愚者也。

若善觀察而行動，此事怎能成失敗？  
智者睜眼行大道，怎能墮入深淵中？

既能利己又利他，學習知識智者相；  
有些知識如射者，一旦精通家族毀。

自己若欲得高位，則當惟有利他眾；  
如同修飾容貌者，首先豈非擦鏡子。

若欲降伏諸對方，則自竭力學本領；  
猶如欲殺怨敵者，先自竭力造兵器。

狡者之語有摻假，誠者對此須觀察；  
誘後自稱真誠者，如是自誇有何益？

昔日褒文中宣說：狡者之前須狡詐，  
直者之前須真誠，動者之前須堅固。

智者恆時對怨敵，亦應和藹如親友；  
雖然不能得和解，定是息怨之良藥。

若說惡言劣語者，此世不會成自願；  
心中雖想為私利，言說亦應合世眾。

若對自他有利事，無論粗暴或溫和；  
皆行善巧方便故，佛陀未說是諂誑。

最終有利之協議，智者暫苦亦履行；  
學者衰老又遭苦，亦將知識傳後人。

設使受用過增者，則彼速會遭衰失；  
如同池塘過滿水，或是沖堤或越水。

於某些人有利事，餘人不定有利益；  
蒜頭治風雖有效，而對膽病卻成毒。

若恆親近脆弱者，大者亦恐將衰敗；  
酥油若置劣器中，老鼠豈不啃壞彼！

倘若依靠惡劣眾，惡習薰染害自己；  
依賴渠水之魚眾，田地之上遭撒棄。

寡情之人來投靠，於彼稍施當驅逐；  
如同家中起惡兆，當須耗財而消災。

正士即使赴他處，亦應尊敬及承侍；  
若常敬奉如意寶，則增吉祥成所願。

若人過越讚劣者，次後自己受譏謗；  
如向空中擲糞便，其落擲者之頂上。

若人侮辱有學士，則彼自己會遭殃；  
猶如燈火向下垂，此人自手會燒傷。

無論何法何相應，彼法應當如是用；  
首飾不能戴足上，足鐲不能用頂飾。

成辦巨大事業時，竭力依靠善妙友；  
猶如火燒茂林時，務必依靠大風助。

仁慈者說溫和語，他人歡喜易成事；  
誰能耗財令人喜，捨棄身壽亦難足。

不因窮困極憂傷，不因富有喜而慢；  
業力所牽遙遠故，種種苦樂隨後現。

格言寶藏論第八品終

第九品 觀察佛法（觀察教法品）

眾生怙主在世時，若人禮拜外道師；  
則如具八支河岸，又復欲掘鹽水井。

無論一切任何事，若人習慣無微難；  
如同學習工巧明，修學佛法亦不難。

何人稍財能知足，彼者財富用不盡；  
若無知足求財者，恆臨痛苦如雨水。

佛說何者施捨財，彼人需時可收取；  
所積之財如蜂蜜，終將被他人享用。

此世雖然放債務，亦不一定償清債；  
若與乞丐布施者，無勤定得百倍物。

慳者不會成富裕，施者不會成貧困；  
似成嗇者不喜財，施者似為貪圖財。

若施恐怕變窮故，慳者不願放布施；  
若嗇必定變窮故，智者有財即布施。

屯集之物不增上，商者處處設貨攤；  
如是積財不成富，智者十方放施財。

廣聞博學之士云：雖具千百萬寶藏，  
誰亦不願布施者，此乃世間之貧者。

愚者顧慮失後代，所得微財亦積累；  
智者為興自後代，如同賄賂而發施。

思為後代得福貴，拋售己身遺予子；  
劣子反而抗父母，耗盡諸財遊如犬。

父母極為慈愛子，子女並非如是待；  
父母竭力養子女，一旦衰老受子辱。

積財慳吝之富者，積財樂施之富者；  
此二自己及後代，來世將有明差別。

漂泊輪迴諸眾生，晝夜拼命求財富；  
知足之士雖得財，亦如菩薩施他眾。

施捨一切圓施度，若起嗔恚增安忍；  
人足亦可隨喜故，布施修法之根本。

此身雖為苦海器，是故如同怨恨敵；  
智者若知役使法，則成一切福德因。

雖身剎那即消失，善業亦能傳百世；  
如同風揚檀香味，傳送雖遠令人喜。

今世長期共享樂，一旦辭別極痛苦；  
終無自由而死亡，若執恆常真毀己。

親友皆圍自身旁，低聲吐語失目光；  
不知死後歸何處，此時無善者可憐。

三種惡趣之諸病，未到之際當治之；  
否則如同遭霹靂，驟落自頂無可奈。

明知離別諸親友，亦知必定會死亡；  
仍舊安然入眠者，究竟吾心有何魔。

何者雖不能精進，亦不應該墮惡趣；  
勇者雖不能殺敵，怎會殺害自方矣？

學者為得恆久樂，暫苦亦應求學問；  
如同刺灸法療治，此乃巧醫之論典。



若他一切圓滿時，自心生起不耐；  
則摧自己之福根，實為嫉自又毀己。

若欲滅除諸害敵，則汝應除自憎恨；  
是因無始輪迴中，嗔恚害吾無窮盡。

若欲滅盡一切敵，彼等怎能會殺盡；  
若能滅除自嗔敵，則能同時滅諸敵。

若嗔高強魯莽者，則將自己遭禍害；  
對於正士和藹者，有何必要起嗔恚？

同根所生之禾草，被風吹送於十方；  
如是俱生之眾生，以業所牽各自分。

昔不相識今互愛，次後彼又各自行；  
此人與吾密切故，死後亦生巨痛苦。

若欲專為私利者，彼者先應利他人；  
專以私利為重者，彼人不會成自利。

何人利他為重者，倒如狡者為私利；  
一切利己為重者，倒如利他真誠者。

智者雖為利今生，亦應修法方得樂；  
當視正士與盜賊，彼二圓滿有大異。

諸人壽短其一半，夜間入眠如死亡；  
又遭病老等眾苦，餘半亦無享樂際。

眾人若能真現見，跟隨自身之死主；  
則為餘事何堪言，甚至食念亦無有。

無論汝事圓滿否，死主絕不讓汝停；  
設若尚有應作事，則應今起精進行。

吾今諸事尚未滿，懇請暫時等一日；  
如是涕泣復哀求，死主怎能改其時。

捨棄散亂即為妙，不能捨此依善友；  
餵養毒蛇不應理，若養便須勤誦咒。

設若自心散亂者，彼無修法之良機；  
若人寂靜而安住，彼心即可得堪能。

精通一切所緣義，並以禪定調自心；  
勤學聖者之教言，此乃一切功德基。

愚者學習執為恥，智者不學執為恥；  
是故智者再衰老，亦為來世學知識。

愚者因無智慧故，彼等不願求學問；  
若善觀察無智故，愚者更應勤求學。

是因前世未求學，今見終身成愚者；  
因恐後世成愚昧，今生再難亦勤聞。

淺學寡聞愚者云：修習不需廣聞法，  
若無聞法僅修習，再勤亦成旁生因。

無欺因果迴圈律，此乃遍知之特徵；  
若無求學亦成佛，則彼因果何能真？

若無聞受僅修習，暫時修成亦速盡；  
猶如金銀雖煉熔，一旦離火即變硬。

純依智力細觀察，能斷過根即修習；  
否則久修反照舊，如滌身垢復沾身。

殊勝因緣未具時，雖證無我難成佛；  
未修殊勝方便者，雖見諦亦非羅漢。

是故證悟諸法已，自心安住三摩定；  
斷除過失習氣俱，彼者方成正等覺。

何人若無勝智慧，論典雖妙亦不學？  
鑲寶金飾雖美妙，犛牛對此何理睬？

智者如若已精通，一切格言之真理；  
然而彼義不奉行，則知論文亦何用？

自己所需諸論典，每日之中記一句；  
如同蜂蜜及蟻窩，不久即將成智者。

若願行持諸善事，務必敬聞佛教言；  
一切諸時能忍耐，縱遇命難亦行法。

若能依據經教義，精進修行依對治；  
智者從不說妄語，彼德此後會明知。

過去行此亦興盛，如今行此亦復然；  
若學殊勝此格言，未來亦會得圓滿。

智者自己雖了知，亦會恭學智者論；  
如同珍寶雖貴重，未銷之前價極微。

樹木縱使極眾多，生長檀香林極少；  
如是學者雖眾多，能說格言學者少。

駿馬行道知勝劣，金銀冶煉知純濁；  
大象戰場知勇懦，學者著論知學問。

若欲一切世間眾，皆為自己當正量；  
則當推究此善論，對症下藥勤修行。

若知一切世間事，彼能修成諸正法；  
是故行持正法者，乃是菩薩之善規。

耆婆良醫以巧法，以藥為食治重疾；  
吾以隨順世間理，宣說殊勝此正法。

生自廣闊海島上，智慧龍王所攝持；  
具德格言珍寶藏，為滿學者之慧庫，

為足智者之渴望，釋迦比丘吉祥賢；  
根嘎嘉村善觀察，為明諸世著此論。

此中所生無垢善，猶如極明皎月光；  
遣除諸眾之意暗，願盛智者之慧蓮。

學習一切諸所知，為得一切智智位；  
是故吾造此論典，亦是為得圓佛果。

格言寶藏論第九品終